2025年6月6日 投稿邮箱:lanlanqin116@foxmail.com 责编:覃蓝蓝 特约编辑:黄海子 组版:李天琼 校对:林语溪 重庆长安网:www.pacq.gov.cn

第430期
名誉主编:了 人
主 编:王 伟

大地上的麦芒

◎麦 垛

日历翻到六月,那个被红笔圈住的日期——芒种,开始发烫。芒是麦穗上竖起的千万根细针,种是父母弯腰时脊椎隆起的弧度。芒种已过,芒种是他们在大地上缝缝补补的生活,也是对我无声的暗示和召唤。

车窗外,麦田连成金色海洋,每一株麦穗都在用芒刺编织时间的网。麦浪里,一个蓝布衫身影一闪而过,是那么熟悉!我趴在窗户上望,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稻草人,袖口还挂着半截褪色的红布条。

父亲真的变成了稻草人。当我赶到地头,他正在麦田里忙活。

收割机碾过麦浪,浪头前,父亲踉踉跄跄地紧走慢跑,像引路的童子,又像拉船的纤夫。机械化了,他非但没闲着,反而更忙了。机械收麦快是快,但毛糙,这边有一簇子,那边漏一拉溜。自己种的麦子也是自家养的娃,哪舍得丢?父亲机前麦后地奔走。母亲也是,拿着镰刀,一垄一垄扒拉着秸秆拾麦。一块麦子,他们要收上两遍。

看见我,父亲的脸皱出一朵花。父亲把刚拾的麦穗在掌心一搓,麦芒簌簌落下,麦糠嵌在掌纹里,成了皮肤的年轮。“尝尝鲜。”他递来的麦粒带着太阳的温度,牙齿一碾,就炸开清甜的浆汁。我喊母亲歇歇,叫她别拾了,丢的都是多余的,还是没有收的多!她那风湿腿,这样折腾,拾的麦不够拿药的。母亲是一个“活”来疯,有活时,哪也不痛;干完活,浑身都痛。母亲在田埂上铺开蓝布衫,把拾来的麦穗码成一座山。她冲我笑道:“拾一点是一点,没有一粒麦是多余的。”

阳光下,父母的汗珠麦粒般蓄满皱纹,整个人都成了粮仓。

麦子进仓后,接着是料理麦秸。父亲先用三齿耙搂,动作轻柔得像给麦茬梳头;再把秸秆挑上电瓶车,一车车拉出去。累了,他就靠着祖父的坟躺一会。我看看父亲,看看墓碑上的祖父,他们老成了一个模样。麦秸老了,就要给下一茬庄稼腾出位置。祖父搬进麦田,麦秸搬出麦田,殊途同归。在这片大地上,我们是人,也是麦。

坟头的蒲公英飞散,隐入父亲的白发,仿佛祖父轻轻吹了口气。

收拾好麦田,就该玉米下地了。母亲举着树枝当量尺,指令播种机走直线。那严肃的神情,就像当年她握着荆条,逼我在田字格里写“种”——“左边禾苗要挺直,右边中字要饱满。”父亲跟在播种机后,不时扒开土,检查种植深浅和密度。鲜土上的脚印,如同他给玉米掖的被角。原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弯腰,都是在为生命续写下一个章节;而每一粒玉米,都在母亲的说教和父亲的锤炼下着土。

暮色中,
麦田泛起蓝晕。
收割过的土地正在呼
吸,新播的种子在黑暗里翻
身。我们坐在祖父坟前,嚼拾的新麦。父亲说:“你爷走那年,麦芒特别硬。”坟头的麦轻轻摇晃,芒刺朝着城市的方向。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母亲说:“你听,割麦种谷,它比日历还准。”

月光给麦茬地镀上银霜。我们变成移动的影子,在田垄间丈量两种时间:一种是日历上红笔圈住的节气,另一种是麦田里生长又枯萎的循环。祖父的墓碑沉默伫立,它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那些被碾碎的麦芒,终将会以另一种形态刺破土壤,重新来过。

“割麦种谷……”返城时,布谷鸟的叫声送我一程又一程。我突然明白,芒种的“芒”不仅是麦尖的刺,更是扎在游子心头的针;“种”不仅是土地的馈赠,更是血脉的延续。

后备厢里的新麦簌簌作响,像重复着父亲的那句话:“麦子黄了总要收,就像人老了总要走。”

(作者作品散见《人民日报》等报刊)

夏日牧场 摄影 李昊天

正义终将胜出

——读电影剧本《跟踪追击》

◎郑 友

2024年度重庆市文联扶持文艺项目电影剧本《跟踪追击》,由34集电视连续剧《追捕渣滓洞刽子手》改编而来,作品上映后,作者李久强又将其改写成同名长篇小说。其间,为了完成文稿创作,除了查阅档案资料,李久强还带队前往杨进兴藏匿地,原四川省南充县(今南充市)青阳乡青阳村采访,并三易其稿。

作为一部发扬红岩精神的电影剧本,读罢《跟踪追击》,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萦绕在我心头,仿佛将自己置身于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一种“善恶交织,正义终将胜出”的强烈情感在脑海中迸发。

过往反映渣滓洞、白公馆的艺术作品,多聚焦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在面对敌对势力酷刑时的坚贞不屈,以及如何抵制金钱和高官的威逼利诱、展开殊死斗争、视死如归等情节。歌剧、京剧、舞剧等歌颂革命烈士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

李久强深知,若再次描写类似题材,必须推陈出新,否则只能拾人牙慧,难言新意。制造大屠杀惨绝人寰悲壮场面的,离不开刽子手杨长生。经过梳理,他发现抓捕渣滓洞刽子手的艺术作品是一个空白。

“描写一部表现公安干警历经千难万苦,甚至为保卫新生红色政权不惜流血牺牲,把渣滓洞、白公馆的刽子手抓捕归案的作品。”李久强在长篇小说《追捕渣滓洞刽子手》前言中这样说,这不仅是对在天之灵的烈士的一种慰藉,也是对烈士家人的一个交代。

于是,李久强开始系统地进行采访创作,故事原型为追捕杀害江姐(江竹筠)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刽子手杨进兴。

剧本创作,李久强并非平铺直叙从头开始讲起,而是开篇就用小切口开门见山:青阳乡青阳村,一个荣获乡“劳模”的村民杨天贵被公安民警带离,引发“熟悉”他的众乡邻惊愕,从而制造悬念吸引读者眼球。

勤劳苦干,干什么事都抢在前面,作为外来户的杨天贵是一名朴实无华的好人;杀人如麻,位于重庆歌乐山麓的渣滓洞,堪称恶魔中的首恶,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长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穿越时空隧道,镜头再次回到那场血雨腥风的“11·27”大屠杀。原本,两个毫无交集的人物身份,事实上,却是同一个人。

而在创作手法上,李久强别出心裁,采用倒叙手法的方式,借用两名报社记者,通过采访一步步揭开“劳模”被抓背后的真相。

如何伪装?如何博取村民信任?如何反攻倒算?杨长生阴险狡诈的一面跃然纸上。正是如此,致使公安机关历时7年之久,才得以将其抓捕归案。通过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一幕幕险象环生的情节,紧扣读者心弦,《跟踪追击》激发起读者欲罢不能的阅读兴趣和体验,沉浸其中。

一种精神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源于它能指导实践、引领发展。

进入新时代,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跨越时空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永远忠于党、勇于牺牲、无私奉献、宣传正能量,通过《跟踪追击》,让我深切感受红岩精神的洗礼,情不自禁地向那些坚守信仰、平凡而伟大的英烈们致敬。

当下,我们学习红岩精神,就是要以“红岩”先辈为镜,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始终坚定自信心和必胜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进。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

复垭 (外三首)

◎张守刚

山重复着山
剪刀峰站在高海拔
1600米多的身高迎接风和雨
水重叠着水
汤溪河在山脚下吐着白泡泡
顺便让不停迁徙的野鱼
清洗内心

大山之中的复垭安静
让一座一座好看的山峦
冒出来
在云雾缭绕中漫步
顺便安置遍地茶树
把茶香飘到大江南北

茶树在上

一垄一垄茶树一直青葱
在海拔1600以上的高处
铺开复垭茶园
每一个山头都有一个制高点
它们集体用绿色占据

抬眼望
茶树在上
云雾缭绕
白茶或者黄金芽一片一片
似乎悬浮在水面
飘着人世的芬芳

瞻 仰

对着一株古茶树
适当说出内心的隐秘
说出对他的敬仰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些盘根错节的过往
都会烟消云散
只留下茶叶的芬芳
在体内萦绕

这棵值得瞻仰的古茶树
茶叶葱茏 枝干遒劲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没有人能一口说出他的真实年龄
也许静静横卧的龙凤岭知道
龙凤岭上空的白云
要么飘浮要么静止
一句话也不说

更高的山

高海拔不只是一个概念
穿云钻雾的时候
山就更高了

在高山上种茶
是多么浪漫的事情
饮茶的人在升腾的热气里陶醉
他庆幸自己喝到高山生态茶
整个人都轻盈了许多

更高的山上还是山
复垭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里种满阳光一样的金色
懂茶的人都说那是黄金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云阳县作家协会主席)